



林長才傳文註  
 目録十五卷至十  
 年自裏之金五  
 冊  
 吹一

服部文庫  
 117  
 196  
 8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三十

梅賾 林堯叟 唐翁

魯成公五

經十有五年**乙酉**春王二月葬衛定公傳無○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傳無癸丑公會晉侯衛侯

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特書晉侯討有罪也○公至

首會傳無○夏六月宋公固卒共公卒子平公成也○楚

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葬速而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

殺其大夫山此蕩澤稱國以殺而山不 ○宋

魚石出奔楚魚石公之子用 ○冬十有一月叔

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

父鄭公子鱄邾人會吳子鍾離鍾離楚邑淮

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會吳之始 ○許遷

于葉傳曰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

左三十一

目

于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晉厲公合討曹成公

也即負芻殺太子自立今執而歸諸京師

歸諸周執曹成公書曰晉侯執曹伯據經書晉侯

也不及其民也故不稱人以執此春秋例

也愚按稱晉侯執曹伯此凡君凡為不

道於其民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諸侯

於其罪而拘則曰某人執某侯此左

執其君者則曰某人執某侯此左

鬼所欲執也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傳

可<sub>レ</sub>以<sub>レ</sub>諸侯將見子臧於王<sub>二</sub>在會之諸侯將<sub>一</sub>  
 為<sub>レ</sub>拘<sub>レ</sub>諸侯將見子臧於王<sub>二</sub>以曹公子子臧見<sub>一</sub>  
 於周簡主<sub>二</sub>而立之<sub>一</sub>而<sub>レ</sub>立<sub>レ</sub>子臧<sub>二</sub>以<sub>レ</sub>為<sub>レ</sub>君<sub>一</sub>  
 辭<sub>二</sub>不肯立<sub>一</sub>曰前志有<sub>レ</sub>之<sub>二</sub>志書也言前<sub>一</sub>曰聖  
 達<sub>レ</sub>節<sub>二</sub>如唐虞禪夏殷周繼<sub>一</sub>陽武革命達<sub>レ</sub>其  
 禮節<sub>二</sub>無<sub>レ</sub>可<sub>レ</sub>次守節<sub>一</sub>如季札子臧之類<sub>二</sub>下<sub>一</sub>  
 失<sub>レ</sub>節<sub>二</sub>動<sub>レ</sub>失<sub>レ</sub>其<sub>レ</sub>常<sub>レ</sub>節<sub>一</sub>為<sub>レ</sub>君<sub>二</sub>非<sub>レ</sub>吾<sub>レ</sub>節<sub>一</sub>也<sub>二</sub>為<sub>レ</sub>君<sub>二</sub>非<sub>レ</sub>  
 常<sub>レ</sub>節<sub>一</sub>雖<sub>レ</sub>不能<sub>レ</sub>聖<sub>二</sub>雖<sub>レ</sub>不能<sub>レ</sub>為<sub>レ</sub>事<sub>一</sub>敢<sub>レ</sub>失<sub>レ</sub>守<sub>レ</sub>乎<sub>二</sub>敢<sub>レ</sub>為<sub>レ</sub>  
 也<sub>一</sub>失<sub>レ</sub>其所<sub>二</sub>遂<sub>レ</sub>逃<sub>レ</sub>奔<sub>レ</sub>宋<sub>一</sub>宋國不肯立<sub>二</sub>夏六月<sub>一</sub>  
 守<sub>レ</sub>乎<sub>二</sub>遂<sub>レ</sub>逃<sub>レ</sub>奔<sub>レ</sub>宋<sub>一</sub>宋國不肯立<sub>二</sub>夏六月<sub>一</sub>

宋共公卒<sub>二</sub>為<sub>レ</sub>亂<sub>一</sub>起<sub>二</sub>宋<sub>一</sub>楚將北師<sub>二</sub>楚君南方<sub>一</sub>  
 故<sub>二</sub>曰<sub>一</sub>子囊曰<sub>二</sub>子囊莊王子<sub>一</sub>新與晉盟<sub>二</sub>盟<sub>一</sub>  
 宋西門之外<sub>二</sub>而背之<sub>一</sub>而背之<sub>二</sub>無<sub>レ</sub>乃<sub>レ</sub>不可<sub>レ</sub>乎<sub>一</sub>  
 言<sub>二</sub>其<sub>レ</sub>不<sub>レ</sub>子友曰<sub>一</sub>側<sub>二</sub>子<sub>一</sub>敵<sub>レ</sub>利<sub>二</sub>則<sub>レ</sub>進<sub>一</sub>見<sub>二</sub>利<sub>一</sub>則<sub>レ</sub>進<sub>一</sub>  
 可<sub>レ</sub>也<sub>二</sub>何<sub>レ</sub>盟<sub>レ</sub>之<sub>一</sub>有<sub>レ</sub>足<sub>二</sub>顧<sub>レ</sub>籍<sub>一</sub>之<sub>二</sub>申<sub>レ</sub>叔<sub>一</sub>時<sub>二</sub>老<sub>一</sub>矣<sub>二</sub>申<sub>レ</sub>叔<sub>一</sub>時<sub>一</sub>  
 若<sub>レ</sub>告<sub>レ</sub>事<sub>二</sub>在<sub>レ</sub>甲<sub>一</sub>若<sub>レ</sub>歸<sub>レ</sub>聞<sub>レ</sub>之<sub>二</sub>盟<sub>一</sub>之<sub>二</sub>言<sub>一</sub>曰<sub>二</sub>子友<sub>一</sub>  
 必<sub>レ</sub>不<sub>レ</sub>免<sub>二</sub>言<sub>レ</sub>子友<sub>一</sub>必<sub>レ</sub>不<sub>レ</sub>免<sub>二</sub>於<sub>レ</sub>禍<sub>一</sub>信<sub>レ</sub>以<sub>レ</sub>守<sub>レ</sub>禮<sub>二</sub>盟<sub>一</sub>誓<sub>レ</sub>之<sub>二</sub>信<sub>一</sub>所<sub>一</sub>  
 禮<sub>レ</sub>禮<sub>二</sub>以<sub>レ</sub>庇<sub>レ</sub>身<sub>一</sub>庇<sub>レ</sub>身<sub>二</sub>會<sub>レ</sub>同<sub>一</sub>之<sub>二</sub>禮<sub>一</sub>所<sub>二</sub>以<sub>レ</sub>信<sub>レ</sub>禮<sub>一</sub>之<sub>二</sub>亡<sub>一</sub>信<sub>一</sub>

昔禮是也欲免於禍得乎言不楚子侵鄭從  
 敗成之言自及暴隧暴隧鄭地遂侵衛鄭遂自及  
 首止首止地鄭子罕侵楚報子罕即公子喜取  
 新石取楚新藥武子欲報楚藥書欲報楚  
 韓獻子曰即韓無庸言無用使重其罪盟皆  
 數戰罪也楚失其罪民將叛之楚國之民不直無  
 民孰戰楚失其罪明楚年晉敗楚郢陵傳○秋八月  
 葬宋共公見經於是華元為右師為宋右

魚石為左師為宋左蕩澤為司馬蕩澤公  
 孫蕩意諸之子為宋司馬之官華喜為司徒華喜華父督  
 之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師莊公孫為向為人  
 為大司寇寇為宋大司鱗朱為少司寇朱鱗  
 為宋少司寇之官向帶為大宰之官帶  
 音帶大魚府為少宰宰為宋少蕩澤弱公室  
 蕩澤為司馬輕宋公室以為弱殺公子肥肥文公子輕公  
 黨華元曰我為右師華元言我為君臣之

訓凡宋國教訓君師所司也此右師職守

今公室卑今宋公室卑弱而不能正不能正其典

吾罪大矣言我曠官不能治官不能治其官守敢

賴寵乎敢倚賴其君乃出奔晉華元乃奔晉

國二華華元右師華喜司徒戴族也宋戴公之子孫司城

莊族也宋莊公之子孫六官者魚右左師蕩澤

皆桓族也皆桓公之子孫魚

石將止華元魚右見華元出奔將往止之魚府曰謂魚

右師及言華元必討必討治蕩澤是無桓

氏也恐計蕩澤并及魚石曰右師苟獲及

雖許之討雖許之討必不敢畏

且多大功且華元身多大功

國人與之宋國之人不反若華

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恐國人怨桓

右師討華元若討猶有戍

桓氏雖亡桓

在元必不逐之戍音恤

戍

石

子孫カ多ク必偏カ多ク而カ多ク魚右自止華元于河上

雖亡カ多ク必偏カ多ク而カ多ク魚右乃自往止華元請許之許其

討乃反華元乃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

蕩氏喜師非桓族故使殺子山子山即蕩

之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見經言背其族也

故言背其族也○背佩魚右左師向為人同

鱗朱少師向帶大魚府少出舍于睢上

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華元

使止之華元使人喻止不可五大夫冬十

月華元自止之華元自往不可五大夫乃

反華元魚府曰今不從元而歸不得入

矣不得復右師視速而言疾華元目視速

亦速有異志焉將必若不我納若華元

我今將馳矣今則馳驅登丘而望之魚府

高五而望果馳驅騁而從之五大夫

逐之欲與則決則決決壞睢水之涯○

華元俱歸則決決壞睢水之涯○

閉

戊

侯

音閉門登陴矣閉宋城門登陴守左師

二司寇鱗宋為人二宰向帶遂出奔楚四木

書獨魚石告為十八年魚石復入彭城傳華元使向成為左師

代魚老佐為司馬老佐戴公五世孫代蕩澤樂番為司

寇代向以靖國人以安靖宋○晉三卻害

伯宗晉三卻卻錡卻至卻諧而殺之以諧

伯宗於晉及欒弗忌亦殺欒弗忌伯州犁

奔楚州犁伯宗子韓獻子曰厥厥卻氏其不

善人

嫉

約

免乎卻氏其不能善人夫人之有天地之

紀也此天地之而驟絕之而驟絕天不亡

何待不底于滅亡初伯宗每朝先時伯宗

其妻必戒之伯宗之妻曰盜憎主人言非

得罪於盜賊而民惡其上言上人非得罪

每駁惡之子好直言伯宗好為鯁直必及

於難直言非有納於禍難而禍難每隨

去○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鯁



與

長始與中 ○許靈公畏偪于鄭許靈公畏其國都為鄭人

所請遷于楚 乃請遷于楚都于楚 辛丑楚公子申遷許

于葉葉楚地 ○

經十有六年丙戌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記

水封著樹公羊傳 ○夏四月辛未滕子率文

卒成公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即 ○六月

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欒黶音黠傳回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

穀深亦而木之間  
有而字

美人

鄢陵鄢陵地 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

子鄭師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子友昔盟

師故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

于沙隨沙隨地 不見公不及鄢陵戰故不 ○公

至自會無傳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

鄭尹子周卿士子爵也 ○曹伯歸自京師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荅丘荅丘晉地舍之

荅丘明不以歸不稱行 ○冬十月乙亥叔孫

人非使人也 ○荅音條

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國命○十有二月乙丑

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晉許魯盟公至自

會無傳伐而以會○乙酉刺公子偃曾殺大

禮義取諸周三刺之法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楚共王自武城之地使

公子成楚太子以汝陰之田以汝水之田求

成于鄭以田行賂鄭叛晉鄭得楚田子馬

從楚子盟于武城楚子在武城故鄭子○

夏四月滕文公卒見經○鄭子罕伐宋滕

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文

公卒侵伐經傳異文經從告傳言實他皆

此宋將鉏樂懼敗諸洧洧水破宋地樂懼

鉏樂氏族敗鄭子罕之師退舍於夫渠將

於洧水○夫渠音扶不宋師不鄭

人覆之鄭人乘其不備覆而敗諸洧洧水陵

宋地鄭敗宋獲將鉏樂懼獲宋宋恃勝也

宋恃洧水之勝而不○衛侯伐鄭衛獻公

至于鳴鴈衛師至于鄭地鳴鴈為晉故也衛為從晉故伐鄭

○晉侯將伐鄭晉厲公將以鄭叛故伐鄭范文子為去聲

曰即十士若逞吾願言若逞我之願欲諸侯皆叛四

諸侯皆叛不獨鄭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

而思其德叛與其懼若唯鄭叛若惟鄭叛晉國之憂晉國

患憂可立俟也言其不立俟待藥武子曰藥武子書不

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言不可下以當我執

必伐鄭必討鄭人乃興師乃起晉師藥書將

代

中軍為元帥士燮佐之伐者庚佐中軍卻錡將上軍

代士燮荀偃佐之偃荀庚之子韓厥將下軍將

下軍不遷卻至佐新軍為新中軍荀罃居守荀罃

佐於是卻驪代趙旃將新軍守音狩卻驪如衛卻驪

奉命如師遂如齊卻驪自衛皆乞師焉皆乞師

齊衛藥麇來乞師來魯乞師孟獻子曰有

勝矣孟獻子見藥麇奉命戊寅晉師起而

而伐鄭鄭人聞有晉師鄭人聞有晉師鄭人聞有晉師使告

早

于楚

鄭師于楚

姚句耳與往

句耳鄭大夫與往告楚非

奉使也為先歸張本

楚子救鄭

楚共主救鄭

馬將中軍

子友為

令尹將左

子重將右

子辛將右

子辛公子壬夫

過申

楚師過楚

子友入見申叔時

叔時老在申故曰師

其何如

子友因問叔時

刑也

詳義也禮信也戰之器也

則可以戰如器

德以施惠

施惠於民刑

以正邪

刑法可以正邪

詳以事神

則休祥降

之義以建利

利皆得宜

禮以順時

人皆知禮

則順時

信以守物

人皆知信則守

民

生厚而德正

刑以正邪故民德歸正

利而事節

義以生利故民用自利

物成

禮以順時故民時皆順

上下和睦

者

皆備故能

周旋不逆

周旋舉動

求無不具

上下和睦

各知其極

中無者

曰舉周頌立我丞民言先王立莫匪爾極

莫匪中是以神降之福神降之福時無

災害天時無水民生敦龐敦厚龐大和同

以聽和同其心唯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莫

盡其志力以從君上之命致死以補其闕補其死力

關此戰之所由克也蓋用此道今楚今我

內棄其民內棄其國之人而外絕其好

外絕諸侯之和好是義濟齊盟濟亂宋西

以事神

盟誓是詳不而食話言消以食晉楚無相加

足以守物奸時以動農事方興而奸時

順時而疲民以逞逞其志是刑不足以正邪

民不知信民不知君進退罪也或進或退

不知人恤所底底至也人各憂其其誰

致死其誰肯致死子其勉之勉力為之吾不

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我不得姚句耳

先歸姚句耳與往告急子駟問焉鄭子駟

於楚至是先歸鄭子駟問焉問以楚

師之對曰向耳其行速言楚師之過險而

不整所過險阻不速則失志於思慮不

整喪列不整則必喪其行志失既失列喪

行列將何以戰將何恃而楚懼不可用也

楚救鄭之師五月晉師濟河將伐鄭聞

楚師將至晉聞楚救鄭范文子欲反范文

還師欲曰我偽逃楚言我詐為畏可以紓

憂紓緩也君臣修省夫合諸侯以為盟主

非吾所能也非我力之以遺能者楚以遺

後之能者遺去聲我若群臣輯睦言我若能羣以

事君多矣亦已多矣武子曰即藥不可言

可還師育月晉楚遇於鄆陵於鄆鄆陵之地

范文子不欲戰與楚師戰郤至曰佐新軍

韓之戰在僖十年惠公不振旅為秦所獲故

不整師箕之役在僖二十先軫不反命先軫

反命不邲之師在宣十荀伯不復從荀材



走不復皆晉之恥也此三後皆晉國之恥辱也子亦見

先君之事矣言范文子亦見先君成敗之事矣今我辟楚

敢與戰今我逃避楚師不辟音避又益恥也又增益晉國之恥辱也

文子曰即范文子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也言數

我先君之數戰也皆秦狄齊楚皆疆北西秦

東齊南楚不盡力先君若不盡力與戰子孫將弱四國皆強

國競強晉之不振孫將微弱不振今三疆服矣今齊從晉盟

是三強敵楚而已與晉為敵唯聖人能外

振

唯聖人能外  
無患

外寧必有內  
憂

內無患聖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自非聖

人至於中外寧必有內憂外患既平未有

憂患者在內之盍釋楚何不姑釋以為外懼乎以為

晉君之敵甲午晦六月甲午楚晨壓晉軍

而陳楚以晦日陳音陣下同軍吏患

之晉之軍吏范匄趨進范匄士燮子趨

巧曰塞井夷竈今為楚壓晉軍戰地迫陘

故自塞其井自平陳於軍中可出陳故結

授者授存亡也

怒以

輕窳

陣於晉而䟽行首道迫陘故當陳前決關  
 之軍中以爲戰晉楚唯天所授均力敵唯天  
 道壘行音枕晉楚唯天所授均力敵唯天  
 所授則何患焉何患於楚文子執戈逐之  
 以逐范句曰國之存亡亡之命存天也實  
 楚其多言言晉若勝楚是天威晉於  
 爲童子何知焉亂亡晉若不勝是天界晉  
 豈安存童子藥書曰楚師輕窳言楚兵輕  
 窳不能持重固壘而待之而待其自敗  
 窳音挑又去聲固壘而待之而待其自敗  
 三日必退楚師必退退而擊之楚既退而  
 三日必退楚師必退退而擊之楚既退而

必獲勝焉於楚郤至曰楚有六間

不可失也此機會其二卿相惡

王卒以舊楚王之親兵

鄭陳而不整鄭師從楚雖成

陳不違

在陳而

合而加顛陳合宜靜而益

各顧其後其後顧之心莫有關



心莫有戰鬪之舊不必良必非精兵以犯

天忌陳不違晦以我必克之我必勝楚楚

子登巢車巢車車上為櫓者以望晉軍車

高如巢車可以望敵故子重使大宰伯州犁

侍于王後州犁伯宗子前年奔楚為楚大

王之後太音秦王曰州犁騁而左右何也言晉

騁走者或左或右何也曰州犁召軍吏也軍中故左

皆聚於中軍矣王又問今皆聚曰

合謀也州犁言此合張幕矣王又問晉軍

曰虔下於先君也伯州犁言此敬上軍

幕矣王又問晉軍已曰將發命也州犁言

其聳且塵上矣王又問晉軍其

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州犁言此將

皆乘矣王又問晉軍皆乘左

右執兵而下矣左將帥右車右皆曰聽誓

也州犁言此聽元戰乎王又問晉曰未可

高國按古書之言厚  
薄者多以富貧  
言之

知也

州犁言尚

乘而左右皆下矣

王又問

帥車右在乘者

曰戰禱也

州犁言此將戰

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

公晉侯也伯州犁

以晉侯之

苗賁皇在晉侯之側

苗賁皇楚

卒告共王

亦以王卒告

貴皇知楚

四年奔晉故在晉

皆曰晉侯左國士在

以伯州犁

楚且厚

厚衆多也且

不可當也

不可當敵

與苗賁

皇言於晉侯

苗賁皇進曰楚

之良

言楚之

在其中軍

皆在其

王族而已

王族之兵

請分良以擊其左右

請分晉精

最精而已

而三軍萃於王卒

既擊楚左右軍

合而擊楚中必大敗矣

楚師敗公筮之

以周易筮

史曰吉

晉卜史曰

其卦遇復

坤上復安

曰南國蹇

此卜者辭也復陽長

靜不變

射其元

陽氣激南飛矢之

推陰故曰南國

王中厥目

南國勢蹇則離受其目



王中中厥目目國蹙蹙南陽南陽氣南氣南外外王傷傷高高為為諸諸侯

受傷受傷不敗何待不敗何待更復何待更復何待公從之公從之其言而

戰有淖於前淖於前淖泥也適有泥淖在淖泥也適有泥淖在乃皆左

右相違於淖右相違於淖行相違避於淖行相違避於淖步殺御步殺御晉厲

公公步殺步殺即郤穀為即郤穀為藥鉞為右藥鉞為右鉞藥書鉞藥書子為

彭名御楚共主彭名御楚共主彭名楚大夫為共彭名楚大夫為共潘黨為

右右為共主為共主石首御鄭成公石首御鄭成公為鄭伯為鄭伯戎御唐

苟為右苟為右為鄭伯為鄭伯藥范以其族夾公行藥范以其族夾公行藥范

強故夾晉厲公強故夾晉厲公陷於淖陷於淖晉厲公之車晉厲公之車藥書

將載晉侯將載晉侯藥書見公車藥書見公車陷淖陷淖鉞曰鉞曰厲公

書退書退君前臣名故藥鉞君前臣名故藥鉞國有大任國有大任謂元

帥之戒言書帥之戒言書焉得專之焉得專之又安得專命復又安得專命復且

侵官侵官且載公且載公冒也冒也有貪冒之罪有貪冒之罪失官失官

去將而御慢也去將而御慢也有怠慢有怠慢離局離局遠其部曲遠其部曲姦

也也有姦邪有姦邪有三罪焉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不可犯也不

犯此乃撤公以出於淖犯此乃撤公以出於淖撤舉也藥鉞既言撤舉也藥鉞既言

厲公於泥淖之外○癸巳潘尅之黨○子○尅○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也聚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札側入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善射如此之精○何憂於戰○王怒○共主聞之○曰大辱國○楚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

之月中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為尊○日也○異姓○為卑○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楚王而中之則射○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主中自果射○楚共王○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衣而死○項戶講反殺音切○以一矢復

命一發一中故以郤至三遇楚子之卒郤至

晉新軍佐凡三見楚子每見楚必下必下

恭免胄而趨風疾如風皆致恭楚子使

丘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工尹襄官名襄

以弓其意答曰方事之殷也言方戰事有韎韍

之跗注韎赤色韋熟皮也蓋赤色之韋也

音昧跗音膚君子也言著此服色也識見不

穀而趨言此人識見楚共無乃傷乎

此皆問勞郤至見楚免胄承命

郤至之辭免胄以承楚曰君之外臣至故自稱外臣

至從寡君之戎事從晉君兵以君之靈以楚

君之威靈問猶近也言不敢拜命禮

者不拜介甲也故敢告不寧敢告不寧君命

之辱賜命之故為事之故言君辱命來問

不得答為去聲敢肅使者肅以手至地若今揖

使去聲三肅使者而退而退三肅盡敬

者

伯

首

侯

伯

啟

晉韓厥從鄭伯韓厥下軍帥其御杜溷羅

曰韓厥之御杜溷羅謂速從之言速其御

屢顧鄭伯之御不在馬御馬可及也言

及之可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韓厥已辱

齊侯使故言不可乃止逐鄭伯郤至從鄭伯

郤至以新軍其右弗翰胡曰郤至之車右

弗翰音韓謀輅之欲遣謀以輕兵車迎輅

逐音余從之乘我自後登鄭伯而俾以下執鄭

叨

伯以下車蓋弗郤至曰傷國君有刑言傷

國君亦止亦止逐鄭伯石首曰鄭成衛懿公唯

不去其旗言昔衛懿公與狄戰敗惟不是

以敗於葵葵戰在乃內旌於弣中石首

鄭伯之旗內藏於弓衣唐荀謂石首唐荀

公車右謂曰子在公側言石首為御在君

敗者壹大敗者壹大謂我不如子然我為

石首為子以君免石首為御當御君我請止

三三

三三

唐者自請乃死唐者乃力楚師薄於險師

止此禦敵迫於叔山舟謂養由基叔山舟楚人曰雖

君有命言雖楚主有為國故為楚國子必

射子必須乃射養由基從其再發凡再盡

殪殪死也言所射叔山舟搏人以投叔山

以投搏晉人中車折軾中晉人之車而折

晉師乃止皆晉師乃止不逐楚師言二子囚

楚公子校為郤至見藥鉞見子重之旌藥

子鉞見楚令尹子重之旌旗請曰請於晉楚人謂夫旌楚

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

重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日者臣

而在楚使子重問晉國之勇楚子重問

去聲下同子重問臣以晉之

何如臣對曰好以衆整言晉國好

旅為勇好日又何如臣對曰

好以暇臣又對今兩國治戎今

治兵二國以行人不使不使行人使其間不

可謂整不可謂之臨事而食言臨事而消食其好整

之不可謂暇不可謂之請攝飲焉攝持也

持飲往飲之子重公許之厲公許之使行請藥鍼

人執盥承飲執盥承飲乃使晉行人造于子

重往詣子曰寡君之使使行人致辭曰使

鍼御持矛故云使藥鍼侍君而持矛也是以

不得犒從者犒子重之使某攝飲從行者

某行人名言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

子重識其意乃曰藥鍼必是故也必是以見

也亦識乎於禮乎受而飲之受其飲之免

使者而復鼓復鳴也且而戰既脫使者而

自早且見星未已至夜星出子友命軍吏

察夷傷夷亦傷也繕甲兵繕甲兵

補卒乘補益卒車乘之死亡繕甲兵繕甲兵

展車馬展陳車馬雞鳴而食雞鳴而食

唯命是聽戰復飲晉人患之其謀而

鳴而具軍食唯命是聽戰復飲晉人患之其謀而



惠苗賁皇徇苗賁皇乃徇告于晉軍曰蒐乘蒐乘車蒐乘補

卒補益秣馬秣戰馬利兵利兵脩陳脩陳

行陳陳音陣固列堅固蓐食食於寢申禱申禱

明日復戰與楚戰乃逸楚囚乃縱楚囚王

聞之楚共王召子友謀召子友謀穀陽

堅獻飲於子友穀陽子友內堅子友醉子友醉

而醉而不能見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

也夫夫共王此天敗楚國也夫余不可以待

我不可以乃宵遁遁共王乃乘夜晉入楚軍

晉入楚三日穀楚師夜遁棄其糧食范文

子立於戎馬之前范文子立於前曰君幼

進諫曰晉諸臣不佞佞才也言何以及此

何以僥倖君其戒之君其謹戒周書曰

惟命不于常命無常有德之謂于有

德之楚師還及瑕楚師歸及王使謂子友

謂共王使子友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謂先

對

子主敗于君不在其時楚成王子無以為  
城濮時過子言今共王自在軍中不穀之罪也引答  
自責云不穀子反再拜誓首子反對王使再  
穀之罪也地曰君賜臣死且不朽此身雖  
王之恩終臣之卒實奔時子反為中軍師  
不朽臣之罪也此乃臣子重使謂子友令尹子  
謂子曰初隕師徒者言初時子王而亦聞  
反之矣子而汝也言汝亦聞盍圖之其何事令自

殺也傳終楚對曰子友雖微先大夫有之雖  
二卿相惡無先大夫子大夫命側大夫命側大夫謂子重也側  
義責側敢不義言已敢不側亡君師已有  
罪敢忘其死不王使止之共王使人  
無自弗及而卒使者未至而戰之日戰于  
之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齊  
日衛侯出于衛衛獻公亦以是公出于壞壞  
壞壞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以是日方出  
壞壞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壞如字又

三十一

二十五

懷音類宣伯通於穆姜宣伯即僑如私通欲

去季孟孟僑如欲去季文子而取其室而取

之將行成公將去穆姜送公穆姜送成而

使逐逐二字季孟公以晉難告成公

命姜怒穆姜公子偃公子鉏趨過公子

是皆君也是二公子皆可為君公待於壞隄

於前指之穆姜指曰女不可言汝不必為

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公待於壞隄

成公恐懼乃待申官申官申重傲備傲戒設守

設置留守而後行而後行會晉師是以後後於

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此即上文秋會

于沙隨晉厲公合諸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

伯使告卻躒僑如使入曰魯侯待于壞隄

言魯成公不會晉以待勝者負待勝者而

從卻躒將新軍為新且為公族大夫且為晉

夫以主東諸侯以主東方諸取貨於宣伯

卻擊受宣而訴乎晉侯伯力之貨賄緩急之異此訴

公于晉侯蓋膚受也晉侯不見公晉侯信宣伯卻擊

○曹人請于晉曹人請命曰自我先君宣

公即世在十國人曰曹國之若之何將如

憂猶未弭將從子戒所謂憂猶未息而又

討我寡君而晉又討執曹伯歸以亡曹國

社稷之鎮公子鎮公子謂子臧是大派曹

也泯滅也言是六泯先君無乃有罪乎泯音敏

君无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若有罪若今君則君列諸

會矣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

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君唯不遺德刑遺失也言

失其刑以伯諸侯以為諸侯方伯豈獨遺諸

敝邑言豈獨以執曹伯之敢私布之敢私

執事為曹伯歸不以名告傳○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

侯伐鄭見經將行成公將姜又命公如初

姜即穆姜又命成公逐季孟如壞曠時公又申守而行成公

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諸侯伐鄭之  
鄭國我師次于督揚揚鄭東地不敢過  
鄭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  
晉師豹叔孫僑也弟也僑如為食於鄭郊  
聲伯為食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下必  
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伯凡四日不食  
待食使者使者豹之介及晉逆既至聲伯  
之食又先食豹之介○食音嗣使去  
聲而後食而後聲伯自○諸侯遷于制田

制田在蔡陽東諸侯知武子佐下軍知武  
伐鄭之師遷也于此知武子佐下軍知武  
營以諸侯之師侵陳知營以諸侯至于鳴鹿  
鳴鹿陳地遂侵蔡遂以諸未反知營侵陳蔡諸  
侯遷于潁上諸侯之師遷戊午鄭子罕宵  
軍之鄭子罕以夜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  
故言失軍○曹人復請于晉上文已致請于晉  
晉侯謂子臧反晉厲公以曹人重子吾歸  
而君而波也吾子臧反子臧自曹伯歸晉

乃叔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致子臧盡

邑與卿之我守○宣伯使告卻擘使橋如又

於君而不出仕晉卻曰魯之有季孟言魯國之有季孟氏猶晉之

有藥范也亦范晉國之有政令於是乎成

言魯國政令成於季孟今其謀曰今季孟有

晉政多門言晉國政令不出於多門不可從也

從其寧事齊楚有亡而已有死一亡

蔑從晉矣復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晉若

志於請止行父而殺之請晉人執季孫我

斃蔑也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事

晉蔑有二矣無有二魯不貳魯不攜貳小國必

睦小國諸侯不然若不殺歸必叛矣歸必叛

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用僑如公

還成公待于鄆待于鄆魯西邑使子叔聲伯請

季孫于晉公使聲伯請季卻擘曰苟去仲

孫蔑言魯國苟去孟而止季孫行父而執

子吾與子國晉國親於公室言親魯甚於

對曰聲伯僑如之情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

卻犇必與若去蔑與行父若去仲孫蔑是

大棄魯國絕魯國而罪寡君也而以魯國

若猶不棄絕魯國而惠微周公之福而

惠微周公使寡君得事晉君使魯君得則

夫二人者孫則夫孟孫李魯國社稷之臣也

二子存亡關於魯國之社稷若朝亡之若朝亡之若魯

亡此魯必夕亡魯必是夕隨之以魯之密

通仇讎以魯國密通於亡而為讎言魯國

楚則還治之何及亦何所及卻犇曰吾為

子請邑聲伯請益祿邑○為去聲對曰嬰

齊魯之常隸也嬰齊聲伯名自言敢介大

國敢介於以求厚焉以自求承寡君之

命以請承奉也言奉魯君若得所請若得

而免季吾子之賜多矣已亦已多矣又何

求他文又范文子謂欒武子欒書曰李孫

於魯言季孫行相二君矣相宣公成公二君矣

妾不衣帛內無衣帛之馬不食粟外無食

可不謂忠乎謂其恭儉如此可不信讒惡謂

僑如如僑而棄忠良謂執季孫之賢若諸侯何言必為

也所訝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子叔嬰齊即

離離請邑是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四日不食以堅

無二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若虛

其請若不從其請是棄善人也是棄善人之

謂請也善人子其圖之吾子其乃許魯平武

言從范文子之許魯為平赦李孫赦李孫冬十月出

叔孫僑如時成公未歸使國而盟之使諸

共盟以僑如為戒僑如奔齊奔齊十二月季孫

及郤擊盟于扈晉赦季孫行父歸季孫刺

公子偃偃與獨獨殺殺偃偃者偃與謀召叔孫豹

于齊而立之近此七月將討僑如將討僑如乃辟



其難先奔齊生二十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十  
年豹如見傳書於此者因言其終不絕也  
後孫氏○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公  
之母宋女也私  
通於使立於高國之間高國齊二貴卿使  
僑如位於國高二  
卿之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僑如自以在魯  
間不可在齊再以淫  
于聲孟子得罪奔衛齊奔衛  
亦問於  
卿亦問於於衛卿之位  
傳亦終言僑如之佞○晉侯使卻至獻  
楚捷于周獻郵陵勝楚  
之捷于周與單襄公語與周  
與單襄公語單子語單子語

諸大夫單子即單襄公語周  
諸大夫○語去聲曰溫季其亡  
乎溫季即卻至食邑於溫季其  
字言溫季將有滅亡之禍乎位於七人  
之下卻至佐新軍位在八  
故云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止釋  
之功是求怨之所聚  
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是怨所聚  
積怨既多是何以  
何以此召禍亂多怨而階亂  
之本也在位何以久在其  
位言必亡也夏書曰樂夏書五  
子之歌怨豈  
在明言民怨豈在  
於明明之時不見是圖不見是圖  
時也當及其  
未見而將慎其細也將自其細微  
圖度之而謹慎之也今而明

之今欲至顯稱已其可乎

言不可也為明年晉殺三欲傳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三十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三十一  
梅谿林堯叟 唐翁

魯成公六年

經十有七年丁亥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

成公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曹伯邾人伐鄭尹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柯陵鄭西地言同盟秋公至自會無傳齊

高無咎出奔莒無傳九月九月辛丑用郊郊祭非禮

明矣書用郊從史文○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無傳將○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

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壬申公

孫嬰齊卒于狸脰狸脰地闕○狸力○十有

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邾子貜且卒公定

卒宣公怪止音躍又貜且狙○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

卻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

晉二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衛北宮括救晉侵

鄭侵鄭也至于高氏高氏鄭邑夏五月鄭太子

髡頑侯孺為質於楚侯孺鄭大夫鄭懼晉故使二子為質於楚

○孺乃侯反質音致楚公子成子成鄭寅戌鄭楚使二

以備晉○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

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之威周使二卿會之故伐鄭自戲童至于曲

洧自戲童之地○戲音義洧為上○晉范文子

反自鄢陵范文子自前使其祝宗祈死祝

年鄢陵戰還

祝宗宗人皆主祭祀祈禱者使為范文子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

言晉厲公本自驕侈而又克勝強敵是天益其疾也晉侯驕

疾也後之難將作矣言晉之禍難將去聲愛我者惟

祝我言愛惜我者惟使我速死願神降福

無及於難無及於晉范氏之福也此則范氏受福

於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

○乙酉同盟于柯陵見經尋戚之盟也戚

五年在二十○楚子重救鄭晉伐鄭故師于首止楚子重

軍于首止衛地諸侯還畏楚強齊慶克通于聲孟

子慶克亦為婦人服與婦人蒙衣相見與婦人蒙衣乘輦

宏鮑牽見之鮑牽見之見慶克蒙衣乘輦以告國武

子鮑牽以其事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國武

使改其所為慶克久不出故久不出夫人

所以而告夫人孟子曰國子謫我謫責也

武子武子譴責夫人怒聲孟子聞慶克被謫而怒國子相

武子武子譴責夫人怒聲孟子聞慶克被謫而怒國子相

靈公以會國武子相齊靈公以會高鮑處

守高無咎鮑牽為齊及還及齊靈公歸將至將至

齊閉門而索客高鮑以君將至故閉門蒐

孟子訴之高鮑於靈公曰高鮑將不納

君以高鮑閉門索客而立公子角角項公

鮑將別立國子知之國武子與秋七月壬

寅刑鮑牽斷足為刑靈公信聲孟子而逐

高無咎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無咎高弱

以盧叛邑弱無咎子盧高氏齊人來召鮑國

而立之鮑國牽之弟文子也齊別初鮑國

去鮑氏而來先時鮑國去齊為施孝叔臣

鮑國為施施氏卜宰匡句須吉匡

須亦施氏家臣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

北告吉句音渠與匡句須邑施氏行典

以為其家宰使匡句須以讓鮑國匡句

之邑與使為宰而致邑焉且致其施孝叔曰子實

宰讓遂而致邑焉邑不受

吉施孝叔謂匡句對曰須谷能與忠良

我位遜吉孰大焉其為吉莫鮑國相施氏

忠相家宰也鮑國為施故齊人取以為鮑

氏後故齊人聞其忠而取仲尼曰仲尼聞

鮑莊子之知不如葵鮑莊子即鮑牽言鮑

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葵傾葉向日以

不能危行言孫以取則足之禍冬諸侯伐鄭夏未得十

月庚午圍鄭諸侯楚公子申救鄭鄭故師

于汝上楚師于十一月諸侯還不書圍

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名先時魯子

或與已瓊瑰食之瓊玉也瑰珠也夢

泣而為瓊瑰夢中又淚下盈

其懷滿聲伯從而歌之夢中又從曰濟洹之

水濟洹之水以下至盈贈我以瓊瑰或贈

歸乎歸乎再言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吾懷乎已滿懼而恐懼不敢占也此夢

還自鄭及從公自壬申至于狸脰于狸脰至

之而占之時而占先白余恐死且言曰余得

故不敢占也占此夢今衆繁而從余今衆

多而從三年矣又過三年矣無傷也言其

傷於已或言之之莫而卒聲伯以言夢之

占夢○齊侯使崔杼為大夫齊靈公使

夫使慶克佐之使慶克帥師圍盧二子帥

弱計高國佐從諸侯圍鄭國佐從十月以難

請而歸先歸以難請於諸侯而遂如盧師

國佐既歸不入國殺慶克國佐疾慶克以

穀叛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

齊靈公乃與國佐為盟十二月盧降高弱

降齊○使國勝告難于晉國勝以高氏之

難告待命于清清齊地齊侯欲討國佐故

年殺國○晉厲公侈多外嬖幸大

夫在反自鄆陵歸愈驕侈欲盡去群大夫

厲公欲盡夫晉之諸大夫而立其左右而立其

人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胥童

八年郤缺廢胥童而嬖於厲公幸於厲公郤

錡奪夷陽五田錡錡以事奪五亦嬖於厲

公夷陽五亦得郤欒與長魚矯爭田與長

爭矯有田邑之執而梏之梏械也足械

矯而梏其足梏古毒反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與長

之父母妻子同一轅轅亦嬖於厲公

長魚矯亦得變幸於厲公藥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

敗楚師也郢陵之戰藥書欲固壘郤至言

紀欲廢之欲廢使楚公子茂告藥書乃

楚公子茂告晉厲公鄢陵戰晉囚曰此戰

也言此郤至實召寡君言郤至實召楚

君以東師之未至也以東方諸侯與軍師

之不具也荀密佐下軍居守郤欒將曰

此必敗郤至且曰此吾因奉孫周以事君



孫周晉襄公曾孫悼公也言郤公告藥書

至欲因晉敗立孫周以事楚君上其事

厲公以公子茂書曰藥書其有焉言其有

不然若其豈其死之不恤至豈駟陵戰時郤

身之而受敵使乎謂楚子問郤至君盍嘗

使諸周而察之使言晉君何不試使郤至奉

奉孫周之意時孫周欲至聘于周乃使郤公

至往聘藥書使孫周見之藥書私使孫公

使覘之至周覘音占信孫周交通之

遂怨郤至厲公遂厲公田厲公與婦人

先殺而飲酒無道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

使大夫殺先婦人而後卿郤至奉豕

以進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也孟郤至

射而殺之殺之射孟張而公曰季子欺余

季子即郤至厲公反以為厲公將作難厲

將作禍難去諸胥童曰胥童公嬖必先三

郤言去諸大夫族大既大多怨多怨去大

族除去不偏則不偏敵多怨怨者多有庸庸則

得有公曰然厲公是郤氏聞之郤氏聞厲

郤錡欲攻公攻厲公曰雖死言雖無君

必危厲公必郤至曰人所以立攻公言人

所以立於信知勇也誠信知謀武勇三者

信不叛君有誠信者知不害民有智謀者

勇不作亂有武勇者失茲三者失此信智

道其誰與我其誰與我死而多怨等死而

多君害民作亂將安用之亦將何君實有

臣而殺之且君實有臣其謂君何言不可

我之有罪我若有罪吾死後矣吾之死若

殺不辜無罪之人將失其民則民心不

失其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待命而已待

之命受君之祿言人臣受其是以聚黨故

餘祿聚有黨爭命君爭且之死命罪

孰大焉其為罪孰大於此壬午胥童夷

羊五帥甲八百晉童夷羊五皆厲公將攻

郤氏將以甲士長魚矯請無用衆長魚矯

公使清沸黽助之厲公使清

以攻郤氏請無用衆抽戈結社長魚矯清沸黽而

偽訟者偽若二人將訟三郤將謀於榭武堂之榭

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

位位所坐處也駒伯即郤錡苦成叔即温季

曰温季即逃威也郤至本意欲稟君命而

遂趨趨而

矯及諸其車矯追及郤以戈殺之殺郤

至皆尸皆陳三郤之尸胥童以甲劫

藥書中行偃於朝藥書中行偃於晉國之

不殺二子言不殺藥

公曰厲公一朝而

尸三卿言一日而殺余不忍益也我不忍

對曰長魚人將忍君謂藥范

藥范之

來故欲悲凶賊為害故曰威

言可畏也或曰畏當為藏

至皆尸諸朝於晉國之朝

藥書中行偃於朝

不殺二子

公曰

尸三卿

對曰

藥范

厲臣聞以臣聞亂在外為姦其作亂在外

在內為軌其作亂在內御姦以德德以經

御軌以刑刑以治近不施而殺不施

不可謂德不可謂御臣偏而不

討不可謂御德刑不立

臣請行長魚矯

遂出奔狄長魚矯遂公使辭於二子使屬公

曰寡人有討於郤氏言厲公

討治郤氏既伏其辜矣郤氏既伏大夫  
無辱晉童劫而執之其復職位使二子各  
位皆再拜稽首拜稽首以首至地曰君討  
有罪言晉君討治而免臣於死而免臣君  
之惠也比君之恩二臣雖死二臣雖死敢忘  
君德君不敢弭忘乃皆歸皆歸其私家公  
使晉童為卿厲公乃使晉童公遊于五鹿  
氏厲公遊于外嬖藥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子

遂執召士句召士句助已召士句辭不往召

韓厥韓厥助已韓厥辭辭不往曰昔吾畜

於趙氏畜養也言韓厥少孟姬之讒即趙

莊姬言孟姬讒諸趙氏○事在十年吾能違兵違去也言晉

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古人有言因述古

曰殺老牛莫之敢尸尸主也言牛老而

况君乎而况國君二三子不能事君二三

能事其君之尊乎焉用厥也安用召我為舒庸

而欲弑之也○焉音煙

人以楚師之敗也舒庸東夷國以楚道吳

人圍巢道引巢邑伐駕又伐楚圍釐釐又

楚之釐也二邑遂恃其而不設備舒庸遂恃其而

楚公子橐師襲舒庸庸之不備滅之子

橐師滅舒庸○閏月乙卯晦藥書中行偃殺胥

童童以胥童劫民不與郤氏郤氏多怨民胥

童道君為亂厲公作亂故皆書曰故皆

書之晉殺其大夫郤缺郤缺至十八年

晉殺其大夫郤缺

書晉殺其大夫胥童明卻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經十有八年戊子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

童傳在前年經庚申晉弑其君州蒲屬公

在今春從告齊殺其大夫國佐國武子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城

宋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

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墻為鹿花

已丑公薨于路寢各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匄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  
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打

地名。打音汀。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燹書中行偃

使程滑弑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

外翼晉故都葬晉厲公以車一乘言不以君

也古者諸侯葬車使荀息士匄逆周子于京

師周子即孫周也時在周而立之而立之

君是為生十四年矣是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

悼公晉諸大夫迎悼公于清原公于清原之地周子曰即悼公孤始

願言孤始不及此不及望為君雖及此雖及

此而豈非出於天抑人之求君抑語辭言人求君

不從不從其命將安用君如此則安用立而

二三子呼晉二三大夫用我今日用我今日始

否亦今日不用我之命共而從君君而從

其命音恭神之所福也臣盡臣道此鬼神之所福佑也傳言其少

有才所以對曰諸大夫群臣之願也所言君之

羣臣之敢不唯君所願望敢不唯君庚午盟

而入悼公與諸大夫館于伯子同氏館舍

子同氏晉大夫家晉辛巳朝于武宮朝于

公之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

免而無慧悼公有免而無慧不能辨菽麥

菽大豆也豆與麥殊形易別亦不能辨故以為癡者之候菽音叔故不可

能辨故以為癡者之候菽音叔故不可

菽大豆也豆與麥殊形易別亦不能辨故以為癡者之候菽音叔故不可

立故不可立為君傳齊為慶氏之難前

國佐殺慶克故甲申晦故字遺屬上句杜

齊侯使士華免華免齊大夫以戈殺國佐于內

宮之朝內宮夫人宮也齊靈公惡國空師

逃于夫人之宮伏兵夫人之書曰齊殺其

大夫國佐書經棄命鄭以國佐棄會伐專殺專殺

慶克以穀叛故也國佐以穀叛蓋齊以三使

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年待命于清國

弱來奔弱勝之弟王湫奔萊王湫國佐黨

上慶封為大夫慶封慶慶佐為司寇佐亦

子既既卒齊侯反國弱齊靈公召國使嗣國

氏使繼國之後禮也佐之罪不及不祀○二月

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悼公即子周朝

也厲公殺絕故悼始命百官始命戒而施

舍施恩惠已責已止逮鰥寡惠及無妻曰

窮而無振振起舊德之中匡之困匡



國人之有貧救災患救國人之有禁淫天災而患難者

之而窮困者禁止國人之淫薄賦斂稅賦微斂宥罪皆從輕薄

矣重罪輕矣節器用器具財用皆從省節時用民使民

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魏錡士魴魏錡之子

之子魏頡趙武趙朔之子為卿此四人其祖

晉國故荀家荀會言其所出不藥廡藥廡之子韓

無忌韓廡之子為公族大夫公族大夫掌公族與卿

荀會文敏廡也果敢無使訓卿之子弟忌鎮澤使茲四人為之

共儉孝弟

使教訓卿之子弟恭儉約

使士溼濁為太傅

溼濁即士貞子帥志博聞宣

惠於教使

使脩范武子之法

范武子即士

傳作執秩之法故

右行辛為司空

辛將右

行因以為氏國語知右行辛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元司空

使脩士為之

法都邑庭宮室經緯

弁糾御戎

即察糾御公戎車國語知察糾

校正屬焉

之能御以和于政使為戎御

使訓諸御知義

御戎為語

使訓諸御荀賓為右荀賓為右荀賓為公或車之右國

為戎右司士屬焉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訓勇

力之士時使戎右車右之長車右雖尚勇

使訓之以御無共御御無共御請御為軍帥者皆立

軍尉以攝之則攝諸御之御而已祁奚

為中軍尉國語知祁奚之果而羊舌職佐之

我羊舌大夫之子佐祁奚國語知魏絳為

司馬絳魏驪子為中軍司馬國語知魏張

老為候奄候奄中軍主兵候之官國語知

鐸遏寇為上軍尉國語知鐸遏寇之恭敬

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為上軍司馬國

恭給也使使訓來乘親以聽命新軍之長

故使下訓卒乘相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

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國

語知程鄭端而不淫好諫不隱使為贊僕

駟屬焉六駟六閑之駟周禮諸侯有六閑

使訓群駟知禮使乘馬御教訓凡六官

之長

周制大國三卿晉以魯成公三年作六軍故有六卿六官之長即六卿也

言長者以見其

皆民譽也

者皆民之所譽望也

見羣官無非民譽

舉不失職

凡所舉用皆得其人無有失職

官不

易方

凡所居官皆守其業無相踰易

爵不踰德

凡所授爵皆當其才

不踰師不陵正

師二千五百人帥也正軍將命帥也師帥不敢陵犯

其正師言上

旅不偪師

旅五百人之帥也旅帥不敢偪害其

師帥亦上

民無謗言

悼公政事皆當民心無有謗讚之言

以復霸也

所以克復霸業此以上通言悼公之政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公如晉

文朝嗣君也

晉悼公新嗣君位故成公親往朝之

夏六月鄭伯侵宋

鄭成公

及曹門外

遂會楚子伐宋

鄭成公遂會楚共王共伐宋國取

朝郟

朝郟宋邑朝郟如空郟音夾

楚子辛鄭皇辰侵城

郟

城郟宋邑又使二國大夫別侵宋城郟

取幽丘

幽丘宋邑

彭城

彭城亦宋邑吳

納宋魚石向為人鱗

朱向帶魚符焉

五大夫以二十五年出奔楚今楚納之彭城以害宋而

毒吳晉獨書魚石為帥告也

以三百乘成之而還

楚以三百

復朝石向

三

乘二萬二千五百人戍彭城而歸。書曰復入。惡其依阻大國逆而立之。復入。凡去其國。去其國出奔。國逆而立之。復入。謂身本無位。本國迎而復其位。曰復歸。復其位。故書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以惡曰復入。謂身首稱兵入伐害國。珍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木例。宋人患之。夫於彭城為患。害西鉏吾。曰西鉏吾。何也。言所以患楚者何也。若楚人與吾同。

惡。蓋不令之臣。天下所同惡。若楚人與我同惡。魚右等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我感楚德。則不敢貳矣。於我。吾固事之也。堅固事楚也。不敢貳矣。不敢有攜。大國無厭。言大國無厭足。鄙我貳之心矣。猶憾。言已事之則以此。我為鄙。不然。我同惡。而收吾憎。而收我。國所憎。使贊其政。使石等贊助。以間吾。以間。何。我之。亦楚國之政。以間。如。字。又去。聲。亦吾患也。如此亦吾。今將崇諸侯之。諸侯之。好。謂而披其地。而披分彭城之地。納。魚右等。而披其地。以封魚右。披猶分。

也以塞夷庚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

道遲茲而攜服使奸邪者得快其志毒諸

侯而懼吳晉毒害諸侯而備兵吾庸多矣

吾之有非吾憂也非宋國之且事晉何為

且宋之事晉果為何事晉必恤之宋之患難公至

自晉朝晉晉范宣子來聘即士句且拜朝

也且拜謝我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謂晉

於是乎有禮謂晉秋杞桓公來朝於魯勞公勞

成公之歸且問晉故公盛衰之故公以

晉君語之成公以晉悼公杞伯於是驟朝

于晉杞桓公感晉之德以而請為昏杞既

又請與晉為婚為平公不徹樂張本七月宋老佐華喜圍

彭城宋使司馬老佐司老佐卒馬老佐卒

所彭城見於魯見音現築鹿園即位

而來見也邾宣公即位始來築鹿園見

誥書不時也非土功已丑公薨于路寢

經言道也在路寢得○冬十一月楚子重

救彭城石等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華

元如晉告急以楚伐宋故使韓獻子為政

於是藥書卒韓曰欲求得人諸侯之從已

必先勤之必先勤成霸安強昔者晉文公

致安強自宋始矣始事敗楚遂成數世

之霸晉侯師于台谷厥之言乃出師于台谷

以救宋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地晉

與楚師相遇于楚師還楚畏晉強○晉士

紡來乞師于魯將以救宋李文子問師

數於臧武仲武仲臧宣叔之子李文子對

曰臧武仲伐鄭之後十七年知伯實來荀偃

也實來下軍之佐也晉下軍今彘季亦

佐下軍亦晉下軍佐如伐鄭可也十七年

伐鄭之事大國無失班爵無失班爵爵之序

而加敬焉於其使者禮也國之禮從之季

子從臧武仲之言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獻  
子即仲孫蔑會 諸侯于虛打 謀救宋也 國之難宋人辭  
諸侯于虛打 諸侯不取 而請師以圍彭城 其師  
以圍彭城為襄 元年圍彭城傳 孟獻子請于諸侯 以成公  
將葬請命 而先歸會葬 不待會畢而 ○丁未  
于諸侯 葬我君成公 文書順也 五月而葬 國家安靜  
世嫡承嗣故曰書順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三十一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三十二 梅谿 林堯叟 唐翁

魯襄公一

公名午 成公子 册定 焘 謚法 因  
 事有切 曰襄 碎土有德 曰襄

**周** 簡五十四年魯襄公二年 簡王崩子靈  
 王立襄二十八年 靈王崩子景王立

**鄭** 成公十三年魯襄公二年 成公卒子僖  
 公髡頑立襄七年 僖公卒 簡公嘉立

**齊** 靈公十年魯襄公十九年 靈公卒子莊公  
 光立襄二十五年 莊公弒弟景公 杵臼立

**宋** 平公四年

**晉**

悼公復霸元年韓厥為政襄七年知罃為政襄十一年會于蕭魚服鄭襄十三年荀偃為政襄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彪立襄十九年士匄為政襄二十五年趙武為政襄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南北分霸始此

**衛**

獻公五年魯襄公十四年獻公奔齊衛立公孫剽是為殤公襄二十六年殤公弒獻公復歸于衛襄二十九年獻公卒子襄公立

**察**

景公二十年魯襄公三十年景公弒子靈公般立

**曹**

成公六年魯襄公十八年成公卒子武公滕立

**陳**

成公二十七年魯襄公四年成公卒子哀公弱立

**杞**

桓公六十五年魯襄公六年桓公卒子孝公句立襄二十三年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黎比公五年魯襄公十六年晉執黎比公襄三十二年黎比公弒子展與立

**邾**

宣公二年魯襄公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十七年宣公卒悼公華立襄十九年晉執悼公

**許**

-5 285 75 690" data-label="Text">

靈公十八年魯襄公二十六年靈公卒于楚悼公買立

**小邾**

-15 285 55 550" data-label="Text">

魯襄公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

-15 285 155 895" data-label="Text">

共王十九年子重為令尹魯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卒子辛為令尹襄五年楚殺子辛

**滕**

成公三年



子襄為令尹襄十三年共王卒子康王昭  
立襄十五年子庚為令尹襄二十二年子  
南為令尹二十二年子馮為令尹襄二十  
十五年子木為令尹襄二十八年康王卒  
邾敖公卒于魯葬於魯  
麋立公卒于魯葬於魯

**秦** 景公公卒於華立襄十六年卒於華  
五年公卒於華立襄十六年卒於華

**吳** 壽夢十四年魯襄公十二年壽夢卒諸樊  
立一名遏襄二十五年遏門于巢卒餘祭  
立一名載襄二十九年餘祭卒夷昧立一名餘昧

**越** 詳見隱公元年及魯昭公元年

**經** 元年己丑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於是  
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討魚石也○夏晉韓厥

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

人次于鄆鄆鄭地書次從晉而未○秋楚公

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簡主

立靈主○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剽匹○晉侯使荀瑩來聘

**傳** 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經見非宋地  
八年

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追書也夫子脩春秋於

是為宋討魚石於是晉以諸侯之師圍彭城為宋討魚石

故稱宋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與其專邑

叛君故使彭謂之宋志稱宋亦以彭城降

晉彭城降于晉師彭城降于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

者歸晉人以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實諸

瓠丘瓠丘晉地晉實宋五大夫于齊人不

會彭城齊人不圍晉人以為討晉人為罪而

討於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光齊靈太子質信於

晉音致○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

師伐鄭荀偃不書入其郭郭鄭之敗其徒

兵於洧上洧水名敗鄭徒步之兵于洧水

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於是東方諸侯

師次于舍以待晉師韓厥晉師自鄭以

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郟

夷之邑及晉侯衛侯次于戚晉衛二君次于

陳故不書

以為之援以テカタクテ○秋楚子辛救鄭鄭晉伐

侵宋呂留侵宋呂留二鄭子然侵宋然以

取大丘宋邑○九月邾子來朝宣公禮

也襄公新立冬衛子叔孫即公晉知武子即

來聘來聘于魯禮也襄公新立凡諸侯即位即位

小國朝之小事大大國聘焉大事

聘以繼好繼先君之好結信結二國謀事謀事

補闕補過闕禮之大者也禮以安

為大

經二年庚寅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

鄭師伐宋書伐○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葬速

○六月庚辰鄭伯脞卒成公卒子僖

○秋七月

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已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叔

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

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漢謂之滎陽成臯○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經書楚令也楚以宋

人故令鄭人侵宋○齊侯伐萊萊東夷小國萊人使正輿

子正輿子萊大夫賂夙沙衛夙沙衛齊寺人以索馬牛皆

百匹索簡擇好者蓋賂夙沙衛以簡齊師

乃還齊受賂以夙沙衛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

為靈也國之大事莫大於於用兵今進退繫於寺人之口君子是以知齊靈公

損為靈者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也○夏齊姜薨成公

初穆姜使擇美楨穆姜成公母楨梓之屬先時使人擇美好之楨

以自為椁椁也與頌琴頌琴名猶言雅琴蓋以楨為棺與

以送琴皆欲季文子取以葬季文子取穆姜所為之椁與琴以葬齊姜

君子曰非禮也言非尊事君祖母之禮禮無所逆禮

順為敬故婦養姑者也為婦之道將以奉無所逆

聲去聲鶴姑以成婦穆姜之觀琴以葬齊姜是

成婦姑以逆莫大焉其為不順於此詩曰抑詩大雅

其惟哲人其惟知也言告之話言其所善也凡

非善順德之行無非順德季孫於是為不

哲矣言逆德為且姜氏且齊君之妣也襄

適母故曰詩曰舉周頌為酒為醴也言為

酒與醴進也界與也言以酒以

洽百禮無不和洽降福孔借福無不借徧

齊侯使齊氏不以禮是所賜今季孫葬也

諸姜宗婦來送葬齊靈公使諸姜同姓

越疆送葬葬非禮召萊子故召之萊子不

葬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東陽齊竟上邑

以偪萊國為鄭成公疾疾病子駟請

息肩於晉子駟欲避楚役故以負公曰鄭

公楚君以鄭故言楚共主以親集矢於其

目謂下駟陵戰晉非異人任任當也言楚共

當此寡人也乃為我而若背之若背楚從

佩是棄力與言是弃楚救鄭之言其誰暱我

其誰肯與免寡人免寡人棄力唯二三子

惟爾二三○秋七月庚辰鄭伯賡卒鄭成

於是子罕當國攝君子駟為政為正子國

為司馬鄭司馬晉師侵鄭經書諸大夫欲

從晉鄭諸大夫皆子駟曰官命未改以子駟

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會于戚知

官命未改不欲違先君意孟獻子曰

合諸侯之戚謀鄭故也鄭人不服孟獻子曰

魯仲孫蔑請城虎牢以偏鄭虎牢舊鄭邑

獻謀於晉知武子曰善即荀息曰獻郟之會

在元吾子聞崔子之言孟獻子與齊崔杼

不服晉之言獻今不來矣于齊果不至滕

薛小邾之不至滕薛小邾皆齊屬國皆齊

故也皆以齊寡君之憂不唯鄭晉君之所

鄭叛復瑩將復於寡君瑩知武子名言瑩

憂齊叛而請於齊而請齊會城虎得請而告

君而請於齊而請齊會城虎得請而告

謂齊人應命告吾子之功也則服鄭之功  
諸侯會築虎牢若齊不從會請事將在齊  
若不得請城虎牢請城虎牢諸侯之福也  
鄭吾子之請請言孟獻子諸侯之福也  
豈唯寡君賴之豈唯晉君  
是諸侯之福也侯皆將賴之傳言  
穆叔聘于宋穆叔即  
通嗣君也襄公新立  
冬復會于戚晉荀  
戚諸侯之大夫于  
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合諸侯之大夫于  
之大夫皆會崔武子即崔杼及滕薛  
戚復浮去聲

子之言故也知武子言事將在齊齊遂城  
虎牢見經鄭人乃成鄭果求成于晉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為楚右司馬  
多受小國之賂公子申多受從  
以偪子重子辛以偪子重子辛  
楚人殺之楚人討之  
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經所以致國討  
經三年辛卯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楚始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

檟長檟晉地晉侯出其國都 ○公至自晉無傳

不以長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雞澤衛地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

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於

始 ○秋公至自會無傳 ○冬晉荀盈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子重即公為簡之

師簡選練之師也為克鳩茲鳩茲吳邑在丹至

于衡山衡山在吳與使鄧廖帥組甲三百

組甲漆申成組文子重使楚大夫鄧廖帥

皆倣被練三千者被練練袍以侵吳于衡山

使鄧廖帥吳人要而擊之吳人要其中路

腰獲鄧廖鄧廖獲其能免者其得脫組甲八

十僅存三百之中被練三百而已僅存三百之中子

重歸子重自既飲至三百既告廟飲吳人

伐楚吳人報取駕駕楚良邑也駕之為

邑楚之



也良鄧廖亦楚之良也鄧廖之為大夫也君子

謂子重於是後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後也所獲不

如所亡論其所失楚人以其各子重楚人以其各子重

疾而卒子重因發憤遂公如晉文始朝

也襄公即位夏盟于長檮見經孟獻子

相孟獻子相禮公誓首襄公以首知武子

曰知天子在言稽首者事天子而君辱誓

者而魯為稽寡君懼矣魯君恐懼於孟獻

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言以魯國介密邇

仇讎密邇於齊楚寡君將君是望魯君將

以安國家定社稷敢不誓者敢不誓者盡禮於所

盟主晉為鄭服故鄭服在前年且欲脩兵

好晉欲下因鄭服以脩兵將合諸侯將以合諸

會盟侯為使士匄告于齊告會于齊曰寡君使

匄言晉君使以歲之不易難易去聲不

言晉君使

以歲之不易

難易去聲不

言晉君使

虞之不戒不可虞度之寡君願與一二兄

弟相見列國之君相謂兄弟言以謀不

協以圖謀諸侯請君臨之請齊君辱使甸

乞盟使甸乞齊侯欲勿許許士自之請而

難為不協而難自為乃盟於郕外齊侯乃

與士自為盟於郕○祁奚請老軍尉請老

事致仕晉侯問嗣焉可嗣續其戚者稱解

狐祁奚稱解狐能堪其讎也乃祁奚之將

立之而卒晉將立之為中軍又問焉晉悼

問祁奚以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祁奚於

是羊舌職死矣於是羊舌職佐晉侯曰孰

可以代之晉悼公問祁奚孰可對曰赤也

可也赤羊舌我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

軍尉代其父羊舌赤佐之赤代其父君子

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君子謂祁奚稱其

讎解狐不為諂不為諂立其子立祁不

為比不為親比必私舉其偏稱羊不為黨

謂矣其祁奚能解狐得舉故曰得舉之位祁

午得位祁午得代伯華得官伯華即羊舌

文勢建一官而三物成建立一軍尉之官

皆成能舉善也夫由祁奚能舉用唯善故

能舉其類唯祁奚為善人詩云舉小雅裳

奚有焉此詩之義○六月公會單頃公

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周姬士

子于淮上吳通中國道自淮南吳子不至

○楚子辛為令尹子辛即公子

為令侵欲於小國楚之小國陳成公使袁

僑如會求成袁僑濤塗四世孫陳成公患

道遠多難故

吳子不至

楚子辛為令尹

為令侵欲於小國

僑如會求成

道遠多難故

吳子不至

惟其有之惟其有是以似之是以能舉祁

奚有焉此詩之義○六月公會單頃公

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周姬士

子于淮上吳通中國道自淮南吳子不至

○楚子辛為令尹子辛即公子

為令侵欲於小國楚之小國陳成公使袁

僑如會求成袁僑濤塗四世孫陳成公患

道遠多難故

吳子不至

楚子辛為令尹

為令侵欲於小國

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晉悼公使和組父告陳服于諸侯

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覲陳請服也陳請服故也○晉侯之弟揚

干亂行於曲梁曲梁晉地晉悼公之弟揚干亂行陣之次于曲梁

行音魏魏絳戮其僕魏絳為司馬戮揚干之僕御晉侯怒

晉悼公謂羊舌赤中軍尉曰合諸侯言合諸侯為會

盟以為榮也以為晉國之榮也揚干為戮揚干乃

戮何辱如之何耶辱之必殺魏絳必殺魏絳以報此恥

無失也為我執之也對曰羊舌赤絳無貳志魏

事君不辟難其不避不為苟生○辟

難並有罪不逃刑其有罪也刑罰有其將

來辭其將自來何辱命焉何辱君命言終

授僕人書授晉侯御

將伏劍魏絳將伏劍士魴新軍張老奄止之

公讀其書悼公讀魏絳所曰

君之使日者晉君闕之使人使臣斯司馬

斯此也此司馬之官使臣為臣聞所聞師衆以順為武  
行師御衆以順承上命莫敢拒違是為威武軍事有死無犯為  
敬治軍事者雖死不敬君合諸侯君合諸侯  
會臣敢不敬臣敢不盡君師不武師衆違  
命亂行是執事不敬廢法是不敬也罪莫  
大焉二者之罪臣懼其死臣懼不討以及  
揚干又以此罪無所逃罪無所逃也不能  
致訓其言臣不能致至於用鉞至用鉞以

於臣之罪重臣之負敢有不從君之刑戮  
後後以怒君心以取怒於請歸死於司寇請致  
司寇使公跌而出悼公感悟乃忽遠不暇  
上曰謂魏寡人之言言寡人與羊親愛也  
兄弟親愛兄弟親愛吾子之討魏絳之討軍禮也軍  
輕重之寡人有弟言寡人有弟弗能教訓弗  
殺訓使干大命使至干犯軍寡人之過也悼  
引咎自責言子無重寡人之過聽魏絳自  
此寡人之過殺是為重

過故使無重寡人敢以為請請使

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晉悼以魏絳刑當其罪能以刑佐治

及役民之志矣與之禮食故為持設禮待大夫之

使佐新軍食音嗣又如字

張老為中軍司馬為知使

士富士富士會別為侯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楚其主使公陳叛故也

許靈公事楚許靈公服不會子不

澤之盟 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許靈公服

經四年己酉陳侯卒成公卒子

夏叔孫豹如晉哀公立秋七月戊子夫人

姜氏薨成公妾襄公葬陳成公無八月

辛亥葬我小君定姒無傳定謚也

冬公如晉禮母以子貴陳人圍頓躄月而葬速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侵陳在前年猶

在繁陽繁陽楚地前年何忌韓獻子患之

復陳之師今猶未還

韓上受以楚言於朝言叔魯曰文王帥殷之

困陳為患言於朝之公朝曰文王帥殷之

叛國以事紂紂有文王三公天下唯知時也

唯知其時未今我未能服楚而反可與紂爭也

陳難哉時之不可三月陳成公卒即陳

楚人將伐陳楚以陳未服聞喪乃止公成

喪乃止不伐陳陳人猶不臧武

仲聞之魯臧武仲曰陳不服於楚言陳今

於必亡必有滅大國行禮焉言楚不伐陳

陳而不服而猶不服在大猶有咎雖在大

咎而况小乎而况乎小夏楚彭名侵陳陳不

楚使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楚無禮於穆叔如

晉即叔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晉侯享

之晉侯為設金奏肆夏之三肆夏樂曲名

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

夏曲○九夏一曰肆夏二曰肆夏三曰韶

夏四曰納夏五曰章夏六曰齊夏七曰韶

夏八曰陔夏九曰騶夏肆夏一名樊國語

三三十一

十一

名曰云肆復時邁也也樊不拜穆叔不工歌

文王之三工樂人也歌文王之三篇又不

拜穆叔又賜歌鹿鳴之三又歌小雅之首鹿

篇三拜每歌一詩則韓獻子使行人子貞

問之行人通使之官韓獻子曰子以君命

辱於敝邑言子以曾君之命先君之禮

享燕藉之以樂藉薦之以樂章以辱吾子謙言以

子吾子舍其大今吾子乃捨肆夏文王

重拜其細三起拜謝於鹿鳴敢問何禮

也敢問穆叔對曰穆叔三復肆夏部天子

所以享元侯也此天子所以享使臣弗敢

與聞穆叔自稱使臣弗敢與聞天子享

王文王太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之德

受命作周故諸臣不敢及穆叔亦稱臣不

見之鹿鳴鹿鳴之詩君所以嘉寡君也晉以叔

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敢

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



不拜嘉敢不拜謝晉君嘉已四牡四牡之詩君

所以勞使臣也詩言使臣乘四牡駢駢然

此勞之敢不重拜之意此所以再拜皇皇

者華皇皇者君教使臣曰此君遣使臣之

使臣必諮於周周忠信也其詩曰周爰諮

爰咨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臣聞之所以聞訪

問於善為咨此句乃摠說詩中諮字之

親為詢周爰咨詢者咨問親咨禮為度

咨度者咨問禮宜咨事為諏周爰咨諏者

義之義之度音鐸子須反咨難為謀周爰諮謀者咨問患

獲五善臣得咨善咨親咨禮敢不重拜敢

拜謝晉君教已之秋定妙薨註見經不殯

于廟季孫以定如本賤議無櫬親身棺欲

櫬棺不虞虞餘也欲喪定如匠慶謂季文

子匠慶魯大匠名曰子為正卿言季文子

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所議則是不

終君也慢其母是不君長及襄公年長誰

受其咎言襄公長將責季初季孫為已樹

六楨於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場圃名先時

六株於蒲圃東門之外欲自為匠慶請木

棺槨之用為去聲已音紀匠慶請木

用蒲圃之楨匠慶乃用蒲圃東門外季

孫不御御止也季文子不之止傳言定姒

禦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志書也言書

無禮之人必自及也言終必自及其是之謂乎

此言始則季文子無禮於穆姜取其櫬及

頌琴以葬齊姜終則匠慶無禮於季孫取

其樹楨以葬定姒胎合多冬公如晉聽

政襄公如晉受貢晉侯享公晉悼公為公

公請屬鄆鄆小國欲得使屬於魯如須句

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孟獻子言以

於齊楚仇而願固事君而願堅固無失

讎之國心以事晉君

官命無失晉官 郤無賦於司馬晉司馬又

賦故言郤無 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為晉

於敝邑朝夕不時命 敝邑褊小敝邑褊小 闕而

為罪闕而不共 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是以

願借郤之 晉侯許之乃許以郤屬魯為明

年叔孫豹郤世 楚人使頡間陳

人使頡伺陳之 而侵伐之而以師侵 故陳

人圍頡間故與師圍頡 無終子嘉

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子爵也嘉 因

魏莊子魏絳 納虎豹之皮以虎豹之皮

於晉以請和 諸戎欲戎與 晉侯曰戎狄無

親而貪晉悼公言戎狄無親親 不如伐之

不如伐之魏絳言諸侯

陳新來和與晉和 將觀於我將觀德於我

晉我德則睦彼我若有德 否則攜貳德彼則

構勞師於戎若勞頡晉 而楚伐陳而楚若

必弗能救則晉必不是棄陳也是棄絕陳國之好也

諸華必叛見晉不救陳必皆背叛戎禽獸

也戎狄之人本與無異獲戎失華雖伐戎得勝而失中華之

諸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可也夏訓有之訓書也

有曰有窮后羿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公

曰后羿何如不次故問之對曰魏絳昔有

夏之方襄也禹孫大康濞放失國夏人立

卒子相立是夏德之方襄后羿自鉏鉏羿本國名遷于

窮石后羿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羿遂

而代之故曰因夏特其射也特其射也羿善射故不

脩民事治民之後不而淫于原獸而淫故

禽獸甲棄武羅伯困熊鬯在圍皆羿賢臣

龍莫邦反而用寒浞浞仕角在角二反寒

浞寒國名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寒國

乃伯明氏好伯明之君惡伯明后寒棄之其好讒寒棄

不用夷羿收之好讒收錄以爲已用信而

不用夷羿收之好讒收錄以爲已用信而

無窮

五三

二五

詐慝

使之篤信而以為已相以為弄之輔涎行  
 媚於內於弄乃以巧詐取媚而施賂于外又  
 以貨賄行賂於臣愚弄其民而虞  
 弄于田而虞樂后弄樂樹之詐慝為其詐以  
 取其國家以取后弄外內咸服外內之人  
 弄猶不悅弄猶不自將歸自田而歸獵家  
 眾殺而亨之弄之家眾為涎殺弄以食其  
 子以弄之肉食弄其子不忍食諸弄之子

父之肉故不忍食之死于窮門遂殺弄之子于靡奔  
 有鬲氏靡夏遺臣事弄涎因弄室涎因挑  
 如如生澆及豷涎生二子澆豷澆恃其讒  
 慝詐偽涎自恃其讒而不德于民施德  
 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斟灌斟  
 皆夏同姓國仲東過澆于過過國名在東  
 國之地過音戈處豷于戈處豷于戈國之地  
 靡自有鬲氏鬲者乃起自有鬲氏收二國

之燼收國餘民之燼以滅滅而立少

康少康夏后之子滅澆少康既立乃于過國后少康之子杼滅豷豷于戈豷

于地國有窮由是遂亡有窮有窮由是遂亡有窮有窮由是遂亡

至號由此遂失人故也人昔周辛甲昔周辛甲

之為大史也周武王命百官官箴王

關使百官各以其官為於虞人之箴虞人

獵者其虞曰曰芒芒禹迹自此曰字以下連

人獻箴曰曰芒芒禹迹自此曰字以下連

辨芒芒遠貌言夏畫為九州分畫天下而

州有九經啓九道開啓九州民有寢廟民

則有寢以安其生獸有茂草禽獸之屬則

其各有攸處各有所安德用不擾德用不

擾在帝夷羿及夷羿篡冒于原獸原野之

獸忘其國恤忘其國家而思其麀牡而思

獵鹿之牡武不可重武不可重重猶數也言有國

事重用不恢于夏家家家而不能恢大之

二十三

獸臣司原獸臣虞人自稱敢告僕夫僕夫敢告  
之夫不敢之夫不敢虞箴如是魏絳乃言虞箴如此可不懲可不懲  
乎可不懲於是晉侯好田於是晉侯好田  
聲故魏絳及之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  
如和戎乎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  
五利焉魏絳又言利有五戎狄荐居戎狄相聚也言  
而貴貨易土地以貨賄為貴重以土為貴土可賈  
焉其土地所產可資一也邊鄙不聳  
焉商賈焉一也利也邊鄙不聳

甲兵不頓  
頓與頓通  
用往度

晉之邊鄙與戎為和更不恐懼民狎其野民皆狎晉穡人  
成切耕日農斂日穡二也此二利也戎狄事  
晉服事晉國四鄰振動四鄰之國皆振起而聳動諸侯  
威懷四方諸侯皆畏威而懷德三也此三利也以德緩戎  
緩戎狄師徒不勤甲兵不頓不勤苦晉之  
堅甲利兵四也四也其利也鑑于后羿好田獵  
而用德度而用明德遠至邇安遠人既安  
亦安五也其利也君其圖之晉君其自圖度之公說

悼公喜悅魏絳之使魏絳盟諸戎乃使魏絳與諸戎為

盟脩民事時脩農民事田以時皆於農隙不

時奪農○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邾莒伐之

臧紇救鄆侵邾臧紇即臧武仲侵邾敗于

狐駘狐駘邾地臧紇之師國人逆喪者皆

駘駘麻髮合結也魯師既敗國人遭喪者多不能備凶服駘結而已○鬻音查

魯於是乎始鬻著喪禮國人誦之魯國之人誦而

歌曰皆歌臧之狐裘臧紇時敗我於狐駘

敗我師於我君小子襄公年方七朱儒是

使臧紇短小朱儒朱儒重呼朱儒言其使

我敗於邾使我敗

經五年癸巳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

發來聘○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以鄆世子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魯季

善道善道地闕公谷云吳地魯衛○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士夫○公會晉侯宋公

故書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善道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衛

○秋大雩

○公會晉侯宋公



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

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為

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公至自會冬戌

陳戌陳鄭也特書之○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

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

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鄆聞其見伐遂命臧紇

救故傳稱經公至以明之○王使王叔陳生翹戎于晉

王叔陳生周卿士戎陵暴周室晉人執之

晉人執王叔陳生士魴如京師晉使士魴言王叔

之貳於戎也言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奉使無狀故晉為周執之

夏鄭子國來聘子國即公子通嗣君也鄭

公初即位故通嗣君○穆叔覲鄭太子于晉穆叔將

鄭太子巫如晉前年請屬鄆故以成屬鄆見鄆太子以成

其書曰叔孫豹鄭太子巫如晉書言比諸

魯大夫也言此鄆大夫也○吳季子使壽越如

晉壽越吳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澤吳不至

謝今來且請聽諸侯之好且再請會以從諸侯之好○好去聲

晉人將為之合諸侯晉感其言將為吳合諸侯為會○為去聲

使衛魯先會吳使衛魯先奉且告會期其

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

道二子皆受晉命○秋大雩旱也雩夏祭

也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秋雩非書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曰雩

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楚人討陳叛故楚人討

之故叛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言陳之叛

辛侵欲無乃殺之乃討子辛書曰楚殺其

大夫公子壬夫壬夫即子辛貪也子辛以貪君

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

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與兵致討加禮於陳而

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于子辛子辛之貪雖

足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言不刑○共詩曰詩舉逸周道挺挺言周道正直也

音恭

然正我心然正我心高高高高明察也言我心講事不

令若講謀也集人來定當聚集賢人已

則無信楚共王伐宋封魚石皆而殺人以

遲成十六年殺子反襄二十一年殺公孫申今

不亦難乎遂霸乎夏書曰亦

成允成功允信也言信成○九月丙午盟

于戚見經會吳悼公初且命且命戍陳也諸侯

致陳穆救以屬鄆為不利鄆近魯竟故

與莒有忿魯不能救恐致謹責故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

于會傳言鄆人所○楚子囊為令尹子囊

貞范宣子曰即十七我喪陳矣言晉喪失陳

楚人討貳楚人攜貳之故而立子囊利殺子

囊為必改行必改行如字又去而疾討陳疾

也而急致陳近於楚民朝夕急

其國之民危急能無往乎有陳

非吾事也言晉力不能及陳無之而後可

無陳而後可也為○冬諸侯成陳助陳成

七年陳侯逃歸傳○也楚子囊伐陳即公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

以救之為城棣鄭地諸侯○季文子卒即子行

大夫入斂魯大夫入視文子公在位公在

西向宰正家器是具也季氏之宰正為葬

備為喪葬無衣帛之妾其家妾不衣無食

粟之馬其廐馬無藏金玉其府庫無無重

器備無珍寶之重器君子是以知季文子

之忠於公室也君子觀季文子其儉於其

相三君矣相宣成襄三公而無私積而無

積之積聚可不謂忠乎非盡公忘私不能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如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三十二

齊桓公入襄陰許何<sup>○</sup>齊桓公入襄陰許何

以救之

大夫入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室出



